



内蒙古
当代文学
丛书

冯苓植中篇小说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张 44311

87
I247.5
2134
3

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

冯苓植中篇小说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FENGLINGZHI ZHONGPIAN XIAOSHUOXUAN

冯苓植中篇小说选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字数：285千 插页 5

1986年7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统一书号：10089·338 每册：2.30元

内蒙古自治区当代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乌 恩

副主任委员 刘云山 苏尔塔拉图 扎拉嘎胡

委 员 云照光 珠 岚 敖德斯尔 安柯钦夫
葛日乐朝克图 焦雪岱 巴·布林贝赫
孟和博彦 张志彤 张长弓 拉布坦
占布拉 李可达 曹都必力格
丹必扎拉森 齐·莫尔根 时家翎



作者出国访问时同巴基斯坦孩子在一起

作者小传

冯苓植、男、原籍山西代县人，抗日战争中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家庭中。曾随祖父辗转飘零于川、陕、晋、冀等地，解放前夕曾在北京街头当过小报童。1959年大学毕业后，因受父亲右派问题株连，即被长期下放于腾格里大沙漠畔劳动。后因偶然机缘，调至草原上一歌舞剧团任编剧，多年来一直生活在戈壁荒漠地区。现已调至内蒙古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写作。

其作品大都以戈壁、荒漠、草原生活为素材，探索人、动物和大自然的关系、具有自己浓郁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追求。作品计有长篇小说《阿力玛斯之歌》等三种、中篇小说《沉默的荒原》等二十余篇以及儿童文学、短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等。其中《驼峰上的爱》曾获1982年全国中篇小说奖，《神秘的松布尔》曾获内蒙古自治区长篇小说一等奖。1979年曾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巴基斯坦。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电影文学协会会员。

湖上，轻纱似的水雾徐々飘荡着，时浓时淡、时聚时散，里面仿佛裹着个谜。他在雾幕中焦急地寻找着，错过了草丛、湖岸，还有那神秘的小河。一团々轻云似的薄雾扬起来了，掩盖着在他的周围飘荡，就是不见她的踪影。

一阵晨风拂过，掩开了雾帷的一角。他怀着一丝微弱的希望，喘息着站住了。但目光搜寻了半天，还是见不到她的踪影。她在哪里，到底在哪里呀？他又开始嘶声呼唤了：

塔娜，塔娜，你在哪里？……

纱雾荡尽了，除了他低沉的声音，眼前依旧是莽々苍々、恍々漾々の荒原。

他凝视了片刻，毅然向远方走去。他决心找到她，一定要找到她，哪怕走遍整个荒原，走遍天涯海角。

荒原、荒原，沉默的荒原……

82-83年写毕于

呼和浩特—上海—呼和浩特

出 版 说 明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四十周年编辑出版的这套《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是迄今对内蒙古文学发展的一次最大检阅，是展现内蒙古四十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大观，是向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的隆重献礼。

四十年，只是历史的一瞬，而对内蒙古的文学事业来说，则忠实地记录着一个开创性的崭新时代。内蒙古是我国最早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自治区。她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内蒙古各族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当家做主，而且在经济上、文化上正在逐步摆脱贫困和落后状态。伴随着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喜人景象，产生了一支由蒙、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满等各兄弟民族作者组成的文学队伍，出现了一大批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及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优秀作品，并以其独特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色，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列入《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的蒙汉文作品，分别用两种文字出版。其作者，既有驰誉国内外的文坛老将，也有成绩卓著的中年作家，还有在党的三中全会以

后涌现出的艺苑新秀。丛书计六十余部，可以说，是我区文学精华的荟萃。丛书所展现的壮观阵容，不仅可以载入内蒙古的文学史册，同时，也将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放出瑰丽的光彩。

出版这套丛书，对繁荣发展我区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具有很大意义。在党的领导下，内蒙古的文学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创出空前繁荣的新局面。内蒙古的各民族作家将以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五月

序

蒋子龙

真实而强健的作家，使艺术变成世界，走向人间；秀逸而多情的作家则想使世界走向艺术化。我想冯苓植属于后一种。他的某些小说高尚洁美，情切智邃，简直就象“成人的童话”。

遥远荒漠的草原，人迹罕至的群山，茫茫无际的沙漠，骏马，毡包，勒勒车，逐水草而居的牧民，还有那些性情各异的牛、羊、骆驼、鹿、马、狗……各种各样的故事：严肃的、荒诞的、深沉的、痛苦的、优美的，就在这古老而又原始的土地上展现开来，把读者推进了一种梦境般的现实之中。然而冯苓植自己却大睁着双眼，清醒地看着二十世纪的现代文明，怎样搅乱了蒙古草原上神秘遥远的梦境！

这是冯苓植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富于人生哲学的严肃性且又穿插了许多寓意不俗的民间传说、动物故事，把历史和当代，想象和现实，生活和轶事熔为一炉，形成他的作品的整体结构。

《沉默的荒原》是这类作品中的优秀代表。草原上的娇女塔娜，拒绝了草原骄子——雄俊剽悍的伊萨克的坚贞粗烈的爱情，实际是拒绝了生活天经地义地安排，拒绝了古老而又可靠的传统，拒绝了自己实实在在的命运。却主动地狂热地投入了一个“洁白的年轻人”的怀抱。实际上塔娜并不了解这个城里少年，强烈吸引她的是那“一双虔诚而闪亮的眸子，满头比女孩儿还要柔顺的黑发”，“白色的衬衫，白色的长裤，白润的面庞，浑身都泛着一

层洁白的光”。他比草原上的人细致多了，象用晶莹的玉石雕刻出来的一样，是草原上的女孩子们幻想中的人物，他不会用鞭子抽打老婆，塔娜觉得“跟这样一个女孩似的年轻人在一起很有意思，使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她渴望自由，渴望爱情，渴望获得普通女人应该得到的幸福。

爱不需要理解，它是理想的幻影，感情的冲动，而不是理智的择优。尤其是象塔娜这种充满野性美的热恋，更多的是原始的、盲目的，然而又是忘我的追求。

聪明的喜欢把作家一眼看透的读者，看到男主人公的出场也许会以为这是个花花少年、纨绔子弟，或者又是个新时代的“陈士美”……生活没有那么简单，冯苓植是个讲故事的能手，更不会那么笨，他才不去钻进那种“大团圆”、“拆散鸳鸯”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套子！

古往今来，文艺上的套子确实很多。我们也承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文学老在一个不够宽阔的道路上前进。所喜的是冯苓植以草原作发射架，把自己送上了文学的轨道，不论在文坛上冷清时还是文坛上拥挤时，他都不紧不慢，用新的内容和艺术形式开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一个作家只有找到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才算是抓住了艺术的真谛。

在一般人的眼里，骆驼也许是世上最温驯善良的动物。有忍耐饥渴和劳累的美德。可是有谁知道当公驼发情期间或母驼失子之后，就狂怒得如同森林里最凶猛的野兽，追人、咬人，直到把人冲倒碾死！母驼阿赛就为了死去了心爱的驼羔儿，炽烈的母爱烧得它精神失常，变成了沙原上的一头疯驼，没有人敢靠近它。小姑娘塔娜却并不知道阿赛已经发疯，而且她还穿着一身最能激怒疯驼的红衣裳，她唱着歌走近阿赛，钻到它的腹下，用一双小手轻柔地揉搓着阿赛肿胀的乳房，然后用自己的小嘴含着疯驼的乳头，轻轻地吸吮起来。冯苓植在中篇小说《驼峰上的爱》

中，有这样一段气韵生动的文字：

阿赛浑身微微颤抖着，好象又重新回到了那迷人的梦幻中。等小塔娜松开口，浓浓的乳汁已经开始滴答了。随之，灵巧的小手，迷人的歌声，便使洁白的驼乳象泉水般流满了奶桶。人们松了一口气，阿赛竟扬起脖子幸福地呻吟起来。

小女孩唤起了疯驼的母爱，使它的母爱有了寄托。阿赛不再发疯了，但也不能再离开小塔娜！作家要表现的仅仅是人驼之间的情爱和依恋吗？

主宰生活的是爱，连系人们精神的是美，使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是情。冯苓植的小说所以能产生这种清妙的意境，就在于他能以自己特有的灵感和幽默，驾驭着自己小说的节奏，铺陈不落俗套，情趣横生。

至于在《沉默的荒原》里对小鹿贝贝的描写和刻画，就更具深邃的象征意义。它代表着女主人公的理想和命运，实际也是作者在艺术上的探索与追求，用沙日呼的传说和贝贝的成长，映照塔娜和白衣少年的爱情悲欢，使小说的结构具有“多时间性”。过去和现在、人和动物、历史和现实纠缠在一起，层次众多，境界多义。不是为了简单地交待情节、穿插故事和介绍人物的身世，而是把理想带进现实，让理想（爱情）和现实在相互观照中得到更深刻的人生启示。还要借用历史的光芒，把现实生活照耀得更加清晰，作家想找到生活的答案，笔触深到人的本性中去了。甚至还深到大自然和动物世界中去，探讨人的本质，寻找人们爱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又会失去爱……

我最早认识冯苓植是一九七九年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当时

他已经出版过好几本书，长篇小说《阿力玛斯之歌》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他却没有一点架子，热情、爽快、健谈，还乐于为同志“两肋插刀”。我的裤子在汽车上挂破了一条大口子，又没有带备用的裤子，他的裤子我穿着短一大截。一时找不到针线，不补上裤子就无法进会场。冯苓植急中生智，到大会卫生室要了一块橡皮膏，从里面帮我把裤子粘好。这完全是工人的机智，工作服破了，到保健站要一贴“伤湿止痛膏”糊住破洞。但是从这件小事中我发现了他的热心肠。

酒席筵上，冯苓植喜欢争强斗胜，不大愿意认输，尽管酒量不算很小，仍然很容易被人灌醉。他喝多了酒并不失态，更不装疯卖傻，只是话说得稍微多一点，而且句句都是大实话。变得无比厚道和善良，掏出肺腑之言劝说那些身上有点毛病的同志要爱妻子，爱儿女，不要老去沾花惹草……使有这种业余爱好的朋友如坐针毡，脸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后悔不该拼命灌他黄汤。这使我又看到了冯苓植性格中另一个诚实可爱的侧面。

去年，在群众出版社举办的笔会上，我们再次相会。才知冯苓植还有令我更加惊奇的特长，他每到一处不消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孩子都吸引到自己的身边，他肚子里有掏不完的笑话、谜语和儿童故事，孩子们听得都入了迷。他还会各种各样的小把戏，逗得孩子们笑声不断。不管孩子们怎样缠磨他，他从不着急生气。地道的“孩子王”、“儿童团长”，难得一副好脾性，童心长在。但是在成年人聚会的场合，比如：参观、访问、开会，他却总是往后躲，希望人家不去注意他，忘掉他，从不出风头。

当他跟我谈起文学，谈起今后的创作打算，他那滔滔不绝的一个接一个的关于狗、马、骆驼的构思，令我耳目一新，感到惊人的别致和深刻。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正在使用自己的优势，谁也不能否认，作家的个人因素极大地影响着对生活素材的处理和运用。

然而，只有研究他的作品，才能真正理解作为作家的冯苓植。

冯苓植的才华，集中表现在他对草原生活独特的感情体验上。他从生活中汲取了灵感，然后凝聚成能轰击读者情感的雷电。虽然他的某些小说写的是一些支脉单纯的爱情故事，但在单纯中让人的灵魂受到震撼，感叹生活的复杂，感叹感情的复杂，感叹人生的不可预测。正因为他的这些小说支脉单纯，才更象是一种心灵的呼唤和自白。天底下的故事可以大同小异，而人的思想感情、人的心灵应该是各不相同。当我读完他的《雨》，自己也仿佛陷在恼人的、无尽无休的层层雨网之中，人是多么软弱啊，陷在自己织成的感情罗网中不能自拔。在生活面前，韩苗同叶彤和秋枝的感情象布条一样，忽而撕得粉碎，忽而缝合起来，继而又把它扯断……

冯苓植写了一些女性化的、缺乏男子气质的男人。查干、韩苗，还有《翹羽上的故事》中那个“不会喝酒、不会骑马、不会发疯、不会串蒙古包的男人”，象个绵羊羔子，整天圈在蒙古包里给野小子们熬茶、煮饭、整理家。这些柔弱多情、胆小怕事的美少年，代表着现代文明，代表着美好的爱情和生活的理想，闯进了草原女儿的心田。他们在情场战胜了粗砺刚强的硬汉，他们的优柔寡断反衬出蒙族姑娘的大胆、热烈和娇憨。就是通过对这一系列阴错阳差的人物的刻画，冯苓植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飘逸绮丽，哀婉秀远。

被霍桑认为“身上仍保留着不少原始的野性”，具有“真正的男子气质”的梭罗，在他的日记中写过一段话：“一本真正的好书颇象一片真菌或苔藓，极端质朴、自然、神秘、奇妙、肥沃、芬芳。”“文学中只有粗犷的东西才能吸引我们”，冯苓植的小说之所以有独到的魅力，就在于他不仅写了人类的软弱和痛苦、各种感情的裂变，还写了桀骜不驯、不开化和无拘束的粗犷

思想。婉约中带着豪放——这就是冯苓植文笔中的又一特点。

他写了许多看不到结局的爱，实际是不会有完美结局的爱情。而且他揭示了产生这种“当代感情悲剧”的根源：一是社会生活环境，二是人物的思想性格。写人物怎可不写其思想性格，不写其性格的形成？生活中的不幸是没完没了的，它养育了文学，象烂泥塘一样粘住了作家的笔。对人类的不幸一无所知的人，是没有什么东西可写的。冯苓植侧重于探索人类感情世界中的不幸。在人类的各种感情中，尤其是在爱情中，只有痛苦才是最深刻的。他写了爱的痛苦和痛苦的爱，也写了人类象雨丝一样砍不断理不顺的缠绵和犹豫。

但是，他的作品玲珑剔透，有些篇章甚至过分玲珑完美了。甜美的爱情故事中藏着哀伤，哀伤的离散中又透着甜美，爱情的欢乐掺和着人生的泪。尽管艺术自成世界，它有自己的“宇宙规律”，但艺术世界比起大千世界来说，毕竟是太小，太狭窄了。因此，作家视野的扇面应该尽可能的扩大，不要太窄。

冯苓植还善于表现人物的情绪内容。他对小说表现形成的追求和试验是多样的，他擅长讲故事，他的小说却并不以情节赢人。我宁愿把他的小说叫做“情绪结构”。一种情绪，一种氛围，无限广阔的心灵空间，精微独到的精神刻画，各种传统的现代的小说技巧都可以派上用场。

“他对查干作画的描写，实际是表达了作家本人的艺术追求：烛光梦幻般地闪烁着，画笔飞动，时而轻染薄敷，时而重涂堆彩，笔触缜密错综、矫健狂放，色彩浑厚纯朴、灿烂透明。光是一切形象和色彩的依据，色彩随着光线的变化而产生明暗色块的连续运动。由于光和色彩的相互渗透，色彩在画面上就奇妙地产生了闪耀着的光辉。而这一切的核心，又是爱，一种骤然迸发的爱！”

对于作家来说，情就如同画家所需要的光。草原、沙漠、风雨、雷暴，满眼都是情。“天下文章皆情之所流，情生则文附焉”，写作的技巧就是打开感情的闸门，排除一切心灵里的障碍，让感情奔涌的流畅自然。也正由于笔墨饱带着作者的情感，才使冯苓植笔下的草原充溢着一种特殊的浩荡浓郁的气氛，更衬出那些多情儿女性格中的悲剧性。

看得出，冯苓植的创作不是轻松的，也许是相当艰苦的。他不能忍受在稿纸上涂改，也不允许自己的字迹了草，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象他本人一样规矩谨慎。如果写错了一个字，就把整行或整页都撕去，重新开始。他用心、血、泪在堆积自己文学的房屋。他不是那种毫无控制、一泄千里的才子型作家，也不追赶时髦、把写作当做是“自发的行为”、是一种“自我解放”。也许痛苦象个魔影一样，老是在追赶着他……

作家被痛苦追赶着，才会有严肃深沉的作品问世。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七日

目 录

序	蒋子龙 (1)
沉默的荒原	(1)
去年的故事	(83)
马背上的夜	(111)
雨	(163)
驼峰上的爱	(245)
田海宽其人	(301)
翅羽上的故事	(329)